



劇 喜 幕 五

磨 多 事 好

MUCH ALSO ABOUT NOTHING

W. Shakespeare 原著

張 常

譯者序

民國二十九年夏天，住在桂林，偶而在一家專售香港貨的拍賣行裏看到一本牛津版的 *The Comedies Of Shakespeare*。那時後方一切物資已經開始感到匱乏，大多數的人差不多都要用飢餓的眼光去看一切外來的貨物，即使是書籍文具，也不能例外；何況這是一部名著？於是，以在當時覺得相當奢侈的價格，換了這本一英寸半厚，大紅布面的書回來。

桂林的夏天相當熱，但並不使人不快，早晚很風涼：中午，只要留在陰影裏，也並不覺得受不了。而我的家却又在江東岸的龍隱岩前，灑水的支流就在宅前的石磴下面不急不徐的流過，水是那麼清，又很沁涼，從中午到傍晚，總有些人在那裏面游泳，山光水色，再加以不遠處的花橋垂虹，古木鳴蟬，真有些像世外桃源，一點看不出那漫天的烽火，就在鄰近兩個省份裏燃燒。

這個夏天過得不算快，我也每天得抽暇讀完了這本書——包括莎士比亞三十七個名劇中的十四個劇本，實在是抗戰八年中生活最正常，讀書最規則的一段時光。

莎士比亞的作品，我國自林紓而後，直到最近曹未風先生開始翻譯他的全集止，已經寥寥無幾，人

做過各式各樣的介紹，尤其是「莎士樂府本事」，傳誦得更廣。凡是對外國文學多少有些興趣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位英國文學史中的「王者」；對於他那傳奇式的，童話式的故事，美麗而夢樣的情調，深刻俏皮的對話以及他那瑰貴燦爛的詞藻，沒有一個不給予最高的頌讚。

不過，爲什麼我在那時讀完他這部集子之後，忽然大胆的開始試譯它的這部 *Much Abo About Nothing* 呢？記得當時的動機不外：

一、莎士比亞之生，適在英國的盛朝，先天和後天的條件，使這位天才丰富，熱情洋溢的大作家，終於產生了他不朽的鉅製，這是可以從他的寫作題材，方法和情趣中看得出來的。我懷疑他要是生長在此時此地的中國，是否能夠產生同樣的作品；同時：對於生活在艱苦抗戰中的我國劇作家們，是不是可能產生和他類似的作品？我探求出：在一個暴風雨的時代裏，只可能產生粗綫條的不十分完整的作品。像莎士比亞那樣細針密綫的作品，是不可能發現的。這裏所謂「細針密綫的作品」，我覺得這部 *Much Abo about Nothing* 可以算他的代表作。

二、「五四」以後，我國戲劇開始了一個新紀元。初期的作品，多半受着歐洲及日本諸家的影響；中期雖然出現了若干創作，但很少是成功的；「九一八」以後，方始進入另一新境，逐漸變化進步；直到抗戰開始，確實有不在少數的成熟的作品上演（包括舞台劇及電影劇本）。但是，不論

故事的悲歡離合，劇情的錯綜曲折，……卻常常給平庸的對白所累，不僅影響到故事本身，使劇情及人物都平面化，甚且妨礙到舞臺的演出。這是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而這部 *Much Ado About Nothing*，幾乎全部對白的每一句都經過錘鍊，每一句都活生生的勾劃出某一種人物的臉譜，顯示出某一種人的個性，把全劇呵成一氣，渾成一團，無隙可尋，無縫可覓，就在讀的時候已可會心微笑，忍俊不止；到上演時，自然更足令人發人深思，含淚展顏了。所以原書的介紹文中批評這本劇本說是 *It is a play good to read in the study and better to witness on the stage.*「這是一個值得在書齋一讀，更值得在舞臺上一看的劇本。」

三、劇中以彭尼迪 *Benedick* 和佩德絲 *Beatrice* 這兩個喜角 *Comic character* 為經，克勞第奧 *Claudio* 及希羅 *Hero* 兩人為緯，錯綜穿插，針鋒相對，極盡花蝶紛飛，迷離撲朔之妙。加以杜巴萊 *Dogberry* 和佛基士 *Verges* 這兩個丑角的一再登場，如牡丹綠葉，相得益彰，在舞臺上一定能收得更大的效果。總之：這劇中的每一個人物，都能使讀者覺得有活躍如在目前的樂趣，在戲劇研究或戲本寫作方面，多少可以做一個借鏡。

不過，我在初譯這一劇本之後的第六年的冬天，重新把它來校閱的時候，卻又覺得這還是一個「值得在舞臺上一看更值得在書齋一讀」的劇本。可惜因為譯者英文太差，雖然使這一劇本拙劣的

譯成了中文，其中錯誤必多，是不是多少還能保持原作者的情趣，也是個問題。實在很愧對原作和愛好莎氏劇作的讀者，希望不吝指教。假如這一劇本的譯述，多少還能說明這一個完成於一五九八年的英國喜劇，爲什麼到現在還受着全世界讀者及觀衆的歡迎的緣因，那就是譯者喜出望外的了。這是在中國舞台上演的少數莎氏劇本中的一個，可是還得經過有意把它上演的人士若干精心的思考和安排。關於這點，譯者願意隨時供獻一點意見。

本劇的原名應該譯作「無事張皇」，也有人譯作「舌戰因緣」和「無事忙」的，譯者所以把它改成「好事多磨」的意思，只是因爲它比較更適合本劇的內容吧了。

最後，得謝謝石耶先生的費心校閱，和夏若敏女士的督促和鼓勵。

譯者 卅五年十二月八日於上海。

好事多磨

登場人物

彼德羅 Don Pedro——阿拉貢王子。

約翰 Don John——彼德羅王子之私生弟。

克勞第 Claudio——佛洛倫斯青年爵士。

彭尼迪 Benedick——保達青年爵士。

李耐多 Leonato——米西那總督。

安東尼 Antonio——總督之兄。

柏若瑟 Balthazar——彼德羅王子之僕從。

巴拉巧 Borachio——約翰王子之黨羽。

康拉德 Conrade——約翰王子之黨羽。

杜巴萊 Dogberry——警官。

佛基士 Verges——甲長。

法郎士 Francis——牧師。

寺僕

侍者

希羅 Hero——李耐多總督之女。

佩德絲 Beatrice——李耐多總督之姪女。

瑪格摩 Margaret——希羅之侍女。

吳素拉 Ursula——希羅之侍女。

副官。

侍從。

警察。

樂師。

地點：米西那。

第一幕

第一場 總督府前

（李耐多總督，希羅，佩德絲等及副官一人同上。）

李耐多：這封信裏說，阿拉貢王子彼德羅今天晚上就可以到米西那城來了。

副官：離開這裏已經不遠，當我離開他趕到這裏來的時候，就不到九里地了。

李：這次戰事，損失了多少人馬？

副：沒有什麼，官佐一無死傷。

李：一無死傷，倒是個雙重勝利。彼德羅王子在信裏很推重那位佛洛倫斯的青年爵士克勞第。

副：應該推重，彼德羅王子時常提起他。像他這麼一點年紀，却建立了這樣大的功績，真是「

靜若處子，動若脫兔」，叫人家料想不到。

李：他有位叔父在本城，知道了一定很高興。

副：我早就帶信給他了，他高興得非凡；他竟高興得的差點兒要哭出來了。

李：他流了眼淚沒有？

副：流得很多。

李：真是摯情的流露。再沒有以淚洗面的人更真誠的了。快活而流淚比流淚而快活要好得多。

佩德絲：請問，那位蒙湯杜先生可曾從前方回來？

副：小姐，我不知道這個名字。在隊伍裏沒有聽到過這麼一位先生。

李：姪女小姐，你問的是那一位？

希羅：妹妹的意思，大概是指的保達的彭尼迪先生。

副：哦，他回來了，還是和過去一樣得快活。

佩：出征以前，他在米西那城裏散佈廣告，要和能飛的愛神挑戰，確巧母舅家裏有位蠢僕，讀到了他的挑戰書，代替了愛神，就用打鳥用的鈍頭箭和他較量。請問你：他在前方殺了多少人？吃了多少人？到底殺了多少人？真的，請問你，因為我會和他打過賭，我得吃掉那些給他殺死的人。

李：真忠實，姪女小姐，你也太挖苦彭尼迪先生了。不過說笑的功夫，我想他決不會比你

副：小姐，這次打仗，他倒幹得不壞。

佩：大概他幫忙你們吃了不少糧糧，他是一個大肚漢而且胃口又特別好。

副：而且還是一個好軍人，小姐。

佩：對於一位太太可以這麼說，對於一位老爺呢？

副：一位老爺在一位老爺看起來，一個普通人在一個普通人看起來，全都是一肚子的仁義道德。

佩：正是這樣，他是一個滿肚子仁義道德的人；不過說到滿肚子的什麼，那末我們都是人，雖也不是草包。

李：請不要誤會含姪女的意思。她和彭尼迪先生之間，這樣唇槍舌劍的你來我往是常事。他們只要碰在一起，沒有一回不是鬥嘴說笑的。

佩：可憐他每戰必敗。前回我們舌戰，他的人生五識（註）中，四識都給我打得落荒而走，現在他整個的人只剩下一識在管制着了，假如他還有一些頭腦，像個人的話，就讓他這一識留下來分別他和他的馬之間那一點兒吧。假如連這一識都沒有，他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有理智的動物。現在

誰和他混在一起？他每月都會新添一個拜把弟兄。

副：有那樣的事嗎？

佩：那太容易了。對於許願發誓這一套，他從來不遵守，把它當做他頭上的帽子，隨時可以變換式樣。

副：這樣看來，小姐，這位先生倒不是你好友錄中的一位了。

佩：那還用說，要是這樣，我早把我的藏書室給一起燒掉了。不過，我倒要請教你，現在誰和他攪在一起？沒有那種好鬥嘴的少年同他在一起鬼混嗎？

副：他是那位智圓行方的克勞第爵士的最要好的朋友。

佩：啊，上帝！他將像魔鬼樣纏住克勞第了，誰倒楣碰上他，誰就會立刻變成瘋子。上帝保佑這位正人君子的克勞第吧！要是他給彭尼迪纏住了，就化上一千鎊也醫他不好。

副：小姐，這是你不見外，才敢說的。

佩：謝謝你，好朋友。

李：姪女小姐，你總不至於變成瘋子吧。

佩：變成瘋子，除非冬行夏令。

副：彼德羅王子來了。

（彼德羅王子，約翰王子，克勞第，彭尼迪，柏瑟若等同上。）

彼德羅：好李耐多先生，有人來麻煩你了；人家都避之不遑，你却碰到了我們。

李：王子，麻煩決不光臨舍間，因為麻煩不在，就會把舒服留下來；不過一旦尊駕離開這裏，幸運就會跑掉，却不免惆悵得很。

彼：你太好客了。這位是你的女公子吧？

李：她母親常是這麼對我說的。

彭：是不是你有些懷疑，才問過尊夫人？先生。

李：彭尼迪先生，並未；那時候你還不過是一個小孩子哩。

彼：彭尼迪，這下你可給堵住嘴了！由此我們該知道你是怎樣一個男子漢。這位小姐真像他的令尊大人。小姐，你真該慶幸，你多麼像你那位體面的令尊大人啊。

彭：要是李耐多先生是他的令尊大人，固然兩人也有些相像；但即使把全米西那城給她，她也不見得肯交換她令尊大人的那副尊容。

佩：彭尼迪先生，我真驚奇你爲什麼還在刺刺不休，有誰在理睬你啊。

彭：什麼！我親愛的「傲慢小姐」，你還活着嗎？

佩：碰到像彭尼迪先生這樣的一碗好菜，「傲慢小姐」會得死嗎？「禮貌小姐」到你面前也得會變得傲慢了。

彭：那麼禮貌小姐竟是一位變節人物了。除了你，那一個姑娘小姐不愛我？我雖然不致於是鐵石心腸，無動於中，到現在，却還沒有愛上誰。

佩：那正是婦女界的大幸。不然，她們將給一位惡毒的求婚郎糾纏不清了。謝謝上帝和我冷靜的頭腦，我同你一樣的脾氣，我寧願聽我的愛犬對着烏鴉狂吠，却不願意聽一個男子對我發誓說他在愛我。

彭：上帝保佑你永遠不改初衷，免得有些做丈夫的註定的要被抓破臉皮。

佩：像你那樣的臉皮，不見得會抓得破。

彭：你倒可以做鸚鵡的老師了。

佩：一隻有我的舌頭的鳥，總比一匹生了你的舌頭的馬要好些。

彭：我願我的那匹馬也能有你那樣的如簧之舌，做一個爭氣的繼承人。你講你的吧，我服輸

了。

佩：我早知道你有這一手，說到末了，當是這樣不了了之。

彼：李耐多，我們就這麼說定了。克勞第先生，彭尼迪先生，老友李耐多請你們在這裏盤桓幾天。我說，我們至少要在這裏住上一個月；而他却還誠心希望能意外地留我們多住幾天。我敢發誓担保，他決非虛邀，他是最誠懇不過的。

李：王子，你是不肯胡亂發誓的。（向約翰王子）我也很歡迎你，你既和令兄彼德羅王子言歸於好，我自當格外竭誠招待。

約翰：謝謝你。恕我不會客氣。

李：請你領先一步。

彼：李耐多，來，我們一同走。

（俱下，留彭尼迪及克勞第。）

克：彭尼迪，你可曾注意李耐多先生的小姐？

彭：我瞧是瞧了她的，可是沒有注意。

克：她能不能算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少女？

彭：我是一個專門反對女人的魔王，你既來請教於我，是要我像一個老實人那麼發表一篇平心

之論呢，還是要我一貫的看法！

克：自然要你的平心之論。

彭：那麼老實說，我想要讀她高貴吧，她又太粗野了；要讀她美麗吧，她又太平常了；要讀她偉大吧，她又太渺小了；除了這幾點，我無法再恭維她。她並不比她自己好看，她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對她不感興趣。

克：你以為我在開玩笑嗎？認真告訴我，她究竟怎樣？

彭：你這樣對她尋根問蒂，真是想把她買下來不成？

克：有誰買得起這麼一件寶貝？

彭：哼，你還得預備一只首飾匣子把她裝起來呢！不過，我倒要問你，你到底是在說正經話還是在開玩笑？說是瞎眼的愛神是一個能捕風捉影的偵探，銅匠的祖師是一位手藝高明的木匠司務？你的話到底是真是假？

克：在我的眼裏，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一位絕世佳人。

彭：我雖然沒有戴眼鏡，却也看得很清楚，並不像你那樣「情人眼裏出西施」。她的妹妹，要不是性子暴躁，那真要比她好看得多。我把她們好有一比：一個是雪花紛飛的大年夜，一個就是百

花怒放的五月天。你不至於看中她做你的老婆吧？

克：要是希羅願意嫁給我，我就使立誓不娶，自己怕也把握不住。

彭：竟這樣嗎？那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不會遭受嫌疑了，我將永遠看不到一個老年的單身漢了！好吧，你伸長着頸子去等着挨做吧，但願你不要弄得焦頭爛頭，愁眉苦臉。瞧，彼德羅王子回頭來找你了。

（彼德羅王子復上。）

彼：你們在這兒商量些什麼祕密，爲什麼不和我們一起上李耐多府上去？

彭：你聽着，克勞第爵士閣下。爲了忠於朋友，我可以爲你嚴守祕密，變成一個啞吧；爲了忠於王子，他在閹單相思。他愛上誰？現在不免與閹下有關係。乾脆講一句：他愛上了希羅小姐，李耐多總督的矮腳女兒。

克：倘使如此，那就照你所說就是了。

彭：王子，正就像句老話：說「是」，也許「不是」；說「不是」，也許「是」，不過，上帝不許「是」。

克：只要我的熱情不變得很快。上帝決不准我「不是」。